

cmchao / November 23, 2016 08:24AM

茁壯中的噶哈巫

茁壯中的噶哈巫

2016.11.22.

◎圖文 / Bauké Dai'i (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會常務監事)

噶哈巫的原居、歸屬與自我認同

噶哈巫族與眾多平埔族群一樣，原本生活在豐原以東的淺山地區（今新社、石岡、東勢一帶），東與泰雅族相接、西與巴宰族為鄰。雖然19世紀後在日本殖民勢力的脈絡下被歸為巴宰族的亞族，但噶哈巫族人多保有強烈我族認同，自稱為「Kaxabu」，無論在語言、文化、歷史情感及起源神話，都與巴宰族有所差異。由於種種歷史因素，噶哈巫族不願被漢化，陸陸續續遷徙進埔里並建立5個主要部落：牛眠山（Baisia）、守城份（Suwanlukus）、大湳仔（Kalexut）、蜈蚣崙（Tauving）與大馬璘（Patakan），然而大馬璘其血緣雖為噶哈巫族，由於居住鄰近巴宰族的烏牛欄社（Aoran），導致其自我認同以巴宰族為主。在埔里噶哈巫族被稱為「四庄番」，也因承襲祖先驍勇善戰的精神，與鄰近的泰雅族及賽德克族抗衡，故埔里也流傳一句話「四庄正是番」。儘管噶哈巫族至今仍保留語言、文化及認同，並積極傳承，但基於政治利益等因素，噶哈巫族仍非政府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。

語言復振運動

早期的文獻研究，將噶哈巫語歸於巴宰族語，日本時期即有學者伊能嘉矩、小川尚義、淺井惠倫皆有收錄巴宰族語彙，近代亦有費羅禮、白樂思教授前往採集巴宰與噶哈巫語的詞彙；林英津教授出版《巴則海語》；李壬癸及土田滋等教授採集與研究，出版了《巴宰語詞典》、《巴宰語傳說歌謠集》兩本相關書籍。

日治時期，噶哈巫族耆老仍慣用族語，不用閩南語。已故的潘郡乃，早年投入噶哈巫語言保存工作，也是許多學者調查研究噶哈巫語的重要報導人，他透過教會所教導的羅馬拼音，為噶哈巫語留下了文字紀錄與歌謠，而後由其子潘永歷長老接續，長期以羅馬字書寫、記錄語言教材，在傳承語言的過程中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隨著族群意識高漲與黃美英教授協助，「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會」成立，並在賴貫一牧師的協助下，潘永歷長老編寫完成《原住民族語言九年一貫教材》，為語言教育立下基礎。

儘管語言現況處境艱難，仍有許多耆老努力護持族語的傳承，除了培訓「噶哈巫母語歌謠舞蹈班」，也努力找出尚會使用族語的耆老，進行族語採集及族語話當年等相關活動，更開辦噶哈巫族語班，持續落實教學。

近來，有研究生投入語言研究與復振，例如：台南藝術大學吳心蘋拍攝噶哈巫族紀錄片《pakaluluzuax》作為噶哈巫語保存之影像實踐。透過3年的部落蹲點，記錄耆老及族裔傳承族語之努力，保存了珍貴的影像紀錄。在耆老傳承努力下，青年也有成果，部落青年潘正浩以〈祖先的呼喚〉（Apuapuan a mikiliw）榮獲104年度「原住民族語文學獎」的殊榮。這些都為噶哈巫語言保存奠定深厚的基礎。

今年，除了持續在部落開辦族語課程，族語歌謠課程，並舉辦族語日活動讓各族語班互相學習與觀摩教學成果，同時也開辦族語師資培訓班，進一步培育人才。

傳統過年的重現

噶哈巫的過年稱為「Azem」，其內容包含「收穫祭」、「祖靈祭」、「狩獵祭」、「成年禮」等儀式。不同於漢人習俗，噶哈巫Azem活動有mubuiak tupalis

yamadu（製作祭祖阿拉標）、maazazuah（走標—賽跑競技奪標旗）、mahalit（牽田—族人圍火歌跳舞）、tia kumuxay alaw（捉大魚）、matuway Aiyan（唱埃煙古調），以記念祖先、祈禱平安，凝聚族人感情。

據耆老口述，多於歲末農田收割後，開始籌備Azem，於收割後第一個月圓（大約在農曆11月15日）牽田祭祖進入活動的最高潮，前後長達一個月之久。隨著時代演進，噶哈巫過年規模與日期也逐漸轉換，甚至融入漢人農曆年中舉行。以大湳部落為例，延續60餘年的大年初二走標、趣味競賽與敬老晚會，都算是噶哈巫過年模式的一種轉化。

在部落耆老與賴貫一牧師的推動下，噶哈巫族與巴宰族於1999年1月2日，在愛蘭國小舉辦「巴宰族群第一屆傳統過年牽田走標聯誼活動」，透過教會的力量推動傳統文化的復振。當年雖不幸發生921大地震，卻沒有打擊噶哈巫人傳承文化的決心，震災發生百日後，正逢年節，族人除了整理家園也整備自我心靈，懷著感恩的心，相互扶持，舉辦著過年活動。從此，噶哈巫族4個村莊輪流舉辦過年，17個年頭過後，噶哈巫族仍持續這項傳統。

目前，噶哈巫的過年也從原先以文化傳承、追憶祖先及族人團聚，進而增加成園遊會形式，邀請其他原住民族群前來表演與交流，為噶哈巫過年增添熱鬧氣氛。而為了著重過年的文化傳承教育，去年牛眠部落也恢復了「Aiyén教唱」、「製作阿拉標」、「抓大魚」、「敲鑼報春」與「牽田」等多項過年習俗，帶領著年輕族人們從實做中了解部落的傳統文化。

織布工藝的再現

傳統服飾是最鮮明的族群象徵符號，不同的族群依著居住位置、身分地位的不同皆可能發展出各自的服裝形式，服飾上的符碼彷彿是另一種隱晦的語言，也是一個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縮影，是一篇含有密碼的古文書。傳統服飾、文物最能直接體現各族群的風格特色，是該族群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，從形式、製作技術、使用材料、美感等，都可以探究該族群的生活環境、方式和喜好或特殊習慣。

在噶哈巫族的織布工藝的復振工作中，我們透過訪談耆老，拼湊他們的記憶，找尋出屬於噶哈巫族的文物。藉由一次次訪談去拼湊屬於噶哈巫的文物，並從部落中尋找現存的古文物，也前往國立台灣博物館及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，針對噶哈巫 / 巴宰的典藏品一一進行拍攝記錄。至今已在國內外蒐集超過200件文物，現今也對照文獻，進行整理歸納的工作。

在織布教學的部分，則透過老師的教學，第一年以最簡單的織帶機開始學習，從最基礎的整經上架→平織→條紋式挑花→經線挑花→浮織→夾織，帶領大家開始邁入織布的世界。第二年進入桌上型織布機的學習，從配色概念→整經上架→整經→穿綜→穿筘→卷取→固定→平紋組織→斜紋組織，直到學會看懂織布組織圖，如此從最基礎學習，是希望能更進一步達到能重製傳統服飾的目標。

我們也曾帶領族人前往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，讓族人一窺噶哈巫文物的面貌，搭起部落與學術單位間的橋梁，族人也藉由參訪南庄地區，了解南庄地區如何進行文化規劃與推廣，並深入了解其織布工藝及產業發展，開拓部落新的思維和想法，一起編織部落的未來。

兩年多來，我們培育了20多位族人，讓他們從完全不會織布，到現在能織出許多不同花樣的織帶與布疋，並將織品縫製成實用的包包及許多生活用品。即使織布課程已告一段落，仍可看見許多婦女們總是利用閒暇時間到活動中心織布，常常織到忘記時間，砰砰砰的織布聲在牛眠部落再度響起……。

噶哈巫的織布工藝復振的道路仍持續在向前邁進，我們誠摯希望未來有一天，噶哈巫人能重拾祖先的智慧，驕傲的穿回屬於自己的那套傳統服飾。

XXX

噶哈巫語言及文化復振能有今日的成果，背後是一群人不辭辛勞的付出，無論環境有多麼艱困，仍舊持續傳承著噶哈巫的文化，。在這一路上噶哈巫族要感謝的人太多了，感謝曾經協助過噶哈巫的每一個好朋友們，噶哈巫因為有你們而變得更好。